#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有詞

夫言者樞機務乎發而必中辭比林藪有以多為貴者通其變則靡俟乎終日順其理則無過於天下春秋之世辯士間出雖枝葉之蔓衍而雌黄之斯在則有奉命霸王委質與國當干戈之日尋戰不以義見俎豆之失

序動罔循理而能獨運寸舌不持尺柄開談敏贍引事慷慨或應對於會盟之所或折衝於朝聘之際大者尊王而紓國難小者保家而全身計至於博通前志僻誣嘉話彈射臧否折衷長短俾强盛傾聽剛狡易慮豈咄咄而是廹在便便而唯謹斯實得君子之正道可尚者哉

屈完楚大夫齊桓公伐楚楚屈完如師魯僖公四年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為

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㡉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境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

郤芮晉人與惠公逃驪姬之難走於梁晉獻公卒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隰朋齊大夫也魯僖公九年問於郤芮曰公

子誰恃於晉國茍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夷吾惠公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過色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佞才也言無恃則恃君子曰善以徵勸秦

陰飴甥晉大夫秦伐晉獲晉侯魯僖公十五年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二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展喜魯大夫齊伐魯西鄙(魯僖公二十六年)僖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

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孟明秦大夫晉敗秦師魯僖公三十三年獲孟明西乞白乙文嬴請而釋之文嬴晉襄公嫡母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

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西乞術秦大夫秦伯使西乞術聘於魯文公十二年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襄仲魯大夫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炤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

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子家鄭大夫晉侯合諸侯於扈（魯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請陳於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陳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於襄

而再見於君君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境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鄭文

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使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晉侯女壻為質焉使二子質鄭以示信

莒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又生季佗愛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之以其寶玉來奔魯文公十八年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

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寳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陶之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

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取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别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於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終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功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知罃晉大夫邲之戰魯宣公十二年楚獲知罃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國佐齊大夫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魯成公二年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磬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子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同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

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從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屈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命若不幸則從命郤至晉大夫如楚聘且莅盟魯成公十二年楚子饗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

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乡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干城其民也干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干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於扞難

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聚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呂相晉大夫魏錡之子晉侯伐秦魯成公十三年使呂相絕秦

蓋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

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遥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静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也寡弱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

公自絶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惠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中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

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疾也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也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子叔聲伯魯大夫季文子會諸侯伐鄭魯成公十六年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

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讐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犫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

(晉)圖其身不忘其君(雖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孟獻子魯大夫襄公如晉(四年)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鄫今琅邪鄫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鄫以自助)晉侯許之

季武子魯大夫魯襄公會晉人伐鄭九年次於陰口而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享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借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

臧孫紇魯大夫晉伐鄭鄭人聽命晉與鄭盟魯襄公十一年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茍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晏桓子齊大夫周靈王求后于齊魯襄公十二年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石㚟為太宰與大夫良霄為楚所執言於子囊（魯襄公十三年）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修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

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廢鄭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太叔儀衛大夫衛侯出奔齊（魯襄公十四年）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違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穆叔魯大夫如晉聘魯襄公十六年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惟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

欒盈晉大夫出奔楚魯襄公二十一年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

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子產爲鄭少正少正鄭卿官也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魯襄公二十二年鄭人使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於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言欲往觀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湨梁之明年（湨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膰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

澶淵盟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也薦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惕懼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是時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魯襄公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没沉滅之意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為天所

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明年子產伐陳遂入之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公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代陳未獲成命未得代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代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武公

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厥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其後子産相鄭伯以如晉魯襄公三十一年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閎門也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

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謂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

文公重耳晉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耶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令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修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

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晉會諸侯於平丘魯昭公十三年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其後鄭災魯昭公十八年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令執事憪然授兵登陴憪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薦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接境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明年駟偃卒（駟偃鄭大夫）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小）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

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令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遣人報晉使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四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有詞

聲子蔡大夫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魯襄公二十六年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

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易震蕩也若多鼓均聲以夜軍之（均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

楚次次舍也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

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向戌宋大夫如晉請弭諸侯之兵魯襄公二十七年子木謂向

戍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也向戍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勝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游吉鄭大夫鄭伯使游吉如楚魯襄公二十八年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謂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即游吉也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其後鄭伯如晉魯昭公二十四年子大叔相相謂相其儀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

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也）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其後葬晉頃公（魯昭公三十年）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無有副貳）對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也底致取備而已以為禮也行

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令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蹶由吳子弟也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魯昭五年）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於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命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懽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

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衅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遠啓疆楚大宰楚子成章華之臺魯昭公七年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内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衛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令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

不敢望如蜀不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貺之二切公如楚

子服惠伯魯大夫季孫在晉為晉所執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魯昭公十三年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

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也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紨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晏嬰齊大夫聘吳吳王問曰君子之行何如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禄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嬰又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

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
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語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
失再舉再窮王黙然無以續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
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
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物
固有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
枳何則地土使然乎夫人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
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俗使然乎王又何

怪乎

祝佗衛大夫劉文公會諸侯伐楚（魯定公四年）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即祝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隷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行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

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

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康誥周書殷虚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唐叔晋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承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

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冦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奚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

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兹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定公十年郈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是年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

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太宰嚭陳大夫吳夫差侵陳魯哀公元年秋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

之毛鬢髮班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攻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

子服景伯魯大夫魯哀公七年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

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捨棄凶疾來伐我乃與之其後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十三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

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孔子弟子哀公七年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

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神明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貢就館）曰寡君使常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

王孫苟吳大夫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魯哀公十三年既退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供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被甲帶劒挺鈹搢鐸挺拔搢振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栢舉栢舉戰在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中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令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為鑒戒又不供承王命夫差不貫

不忍被甲帯𠭥挺鈹揺鐸遵汶伐博齊別都登笠相望於艾陵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嬴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荅曰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周王周景王子敬王句也子朝簒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余心豈忘憂邺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良人諸良人皆

善之獻惠王惠王亦善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可行也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煎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將輿謼後亦應之此其與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蘇秦在燕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

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

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强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而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

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遇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張儀在秦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

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懐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焉尚為請懐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

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五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公正　死節

公正

古之君子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者何嘗不以尊主庇民為心濟時利物為務雖復參家陪之列仕諸侯之國而能秉心忠義臨事慼慨規政教之

失盡獻替之道竭節於公室馳聲於隣境風軌可尚盖不勝紀至有亡身殉命義存君親扶危持顛志厲金石此皆特立不回之士疾惡如讐之人茍能明哲保身進退以禮斯可謂全德者矣詩之司直豈過是乎

石碏衛大夫也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石碏子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

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卜偃晉大夫也魯僖公二十三年晉懐公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

何後之有

臧文仲魯大夫也僖公二十八年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請於晉而免之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士季晉大夫會也魯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罪及歸遂不見

責先蔑為正卿而不直諫且俱出奔恐有黨也士會歸在三十年

季文子魯大夫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其君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

郤獻子名克晉大夫也靡笄之役魯成公二年韓獻子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狥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郤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

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

子臧曹公子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侯以曹伯殺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

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惟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

范文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及楚宵遁晉入

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也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魏絳晉司馬也魯襄公三年夏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悼公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之禮食

匠慶為大匠魯襄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匠慶請

木（為定姒作櫬）季孫曰畧（不以道取為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子罕為宋司城魯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

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向戌宋大夫也魯襄公十年晉侯會諸侯于柤晉士匄請伐偪陽以封向戌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晏嬰為齊卿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

説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虎門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何助助

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鮑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穿封戌楚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

王子圍弗及魯昭公八年楚靈王滅陳靈王即王子圍也使戍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魯公冶季氏屬大夫襄公二十九年公入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

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下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城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

葬我

叔孫豹魯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

衛如牆為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亦不相逆叔孫歸號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喧囂之聲皐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芋尹無宇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靈王即位初楚子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

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馬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

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行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欲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

杜洩魯叔孫氏宰也昭公四年冬叔孫豹卒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

叔向晉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

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巳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

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賂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奮揚為楚城父司馬魯昭公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走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

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叔孫婼魯大夫也昭公二十三年邾師過武城魯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又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

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

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

牆屋葺補葺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子家子魯大夫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甞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

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羈子家子名羈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為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冠而出

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冠難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夻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仲由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釁夏魯宗人也宗人禮官也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

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翟璜魏大夫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起而

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也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黄入拜為上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収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説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死節

古之事上者固有殺身以成仁刎頸以見志蓋捨生取義輕鴻毛於一命以身狥節貫白日於丹心若乃春秋之世諸侯專政其有屬衰弱之在運逢艱虞之間作或

奔走以狗死或周旋以從事秉志誓忠無所變易捐軀殞首罔思畏避至於隣兵載交强戰相窘於是英勇感慨忠憤特立聞金鼓而自奮塗肝腦而不顧復有上失其道政出多門讒慝屢興姦詐萌起釁罔由節言以賈禍靡敢胥怨自求死所者亦不失為臣之義也並用著之于篇

欒共子晉大夫也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孫鄂侯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盛强昭侯微

弱後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於翼更為翼侯後桓叔之子莊伯代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代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故一服勤至死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族類也一事之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報生以死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為臣 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為上卿 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 從君而貳君焉用臣貳二心 遂鬭而死

荀息晉大夫也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 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答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

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狐突晉大夫也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先軫晉大夫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元首）

蕩意諸宋大夫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襄夫人欲通鮑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子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冦（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

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

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

蕩意諸死之

郤至晉大夫初厲公將殺三郤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免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且衆何罪均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也

惠伯魯大夫襄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孔達衛大夫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

將以誰任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亦皆告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公孫敖魯大夫奔莒生二子敖死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無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

皆死句鼆戾丘魯邑有冠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唐苟鄭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荆蒯芮齊大夫初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至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不亦

難乎荆蒯芮曰善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則僕夫無為死也猶食飲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叔孫昭子魯大夫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

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而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仲由字子路卞人衛大夫孔悝納莊公立之初孔圉取

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通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太子所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

悝於厠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刼孔悝欲令逐輒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因門開而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

(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

高昭子名張齊人也齊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

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安孺子

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乃與鮑牧諸大夫以

兵入公室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

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晉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

雍門狄齊大夫也初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

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
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
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
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
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耶遂刎
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均如
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

卿之禮
肥義趙大夫初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又封長子章
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
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
欲大殆有私乎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
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

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

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兊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兊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奸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已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

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既而公子章即以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扈輒趙幽繆王二年秦攻武城輒率師救之軍敗死之

韓舉韓將也宣惠公八年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六